



# 缺口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美德

屋顶，梦想的种子便在他心中生根。10多岁拜师学艺，天未亮便背着沉重的工具包随师傅奔走。从最基础的杂活做起，夏顶烈日，冬冒寒风，皮肤黝黑，双手皲裂，却从未退缩。

时光淬炼了他的技艺。他轻敲瓦片，便能从声响中辨出其质地是否均匀、有无暗裂。铺设时，动作行云流水，瓦片间的缝隙宽窄一致，宛若天成。“瓦片铺得好，房子才能经住风雨考验。”他总说，“咱这手艺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”

他的手艺与人品，共同铸就了口碑。我曾听一位雇主念叨，说岳父有回帮他翻修屋顶，摸着房梁半晌不语，最后沉声道：“这梁，糟了。”这本不是瓦匠的分内事，他却二话不说，翻山去找来相熟的水匠。两人忙活数日，他分文未多取。那雇主至今说起，眼里还闪着光：“这样的匠人，心是实的。”

## 1

夜里，我又梦见屋顶化成一条斜坡，瓦片像多米诺骨牌依次跳起。我蹲在最顶端，手里攥着两片裂瓦——缺口割进掌心，却不见血，只闻到土磺味顺着指缝往上爬。我抬头，天光从第七片瓦的窟窿漏下来，像一束不肯熄灭的远星。

岳父投身瓦匠行当多年，其手艺如岁月陈酿，香醇深厚。足迹遍及黔、湘、渝边地，山水皆是他奔波的注脚。一年之中，清明、重阳两季最忙，能修葺二三十栋屋宇。

“五或七，单数压顶，老祖宗的规矩。”岳父捏着瓦脊说，“双数？那是‘断脊’，要坏风水的。”他信这个，近乎执拗。瓦片在他手里“咔嚓”一响，瓦齿咬住下一楼，严丝合缝。他那双粗粝的手，拂去瓦上青苔，精准地安放，仿佛不是在堆叠遮雨的材料，而是在为一座神祇加冕。

因其严谨与苛刻，许多人宁愿房子暂时漏雨，也要专程等他。他们深信，唯有岳父能让老屋顶焕发生机。岳父的工具简单：一把扫帚，一袋石灰，瓦刀插在背后，刀背磨得发亮。我好奇石灰的用途，他解释道：“防滑。少了它，瓦片遇雨就容易下滑。”扫帚则用于除尘，偶尔也驱赶筑巢的野蜂。“这些都是门道。”他笑着说，“内行人都懂。”

岳父与瓦匠的缘分，始于清贫而质朴的年岁。那时，手艺是安身立命之本。自幼目睹长辈将散瓦片片覆成遮风挡雨的

## 2

他站在山梁，望见对面民宿的银灰屋顶，像一面冷镜，把夕阳反射到他脸上。山下小学放学铃骤然炸响，铜片声在谷底来回颠簸，震得他耳膜发痒。

他掏出旧笔记本，给“彩钢顶”算了一笔账：材料几何，工时几何，明明白白。合上本子，他望着山下小学，放学铃声正脆生生地炸响，孩子们涌向那些贴着彩钢顶的新家。他后来对我说，那一刻他明白了，彩钢顶不只是抢了他的生计，更是一种宣告——一种不再需要他这般精雕细琢、慢火焙烧的“未来”的宣告。

他沉默了几天，摩挲着那些老瓦，仿佛要从这些冰冷的陶土里，捏出一个答案。第二天，他主动走进了当地小学的课程。岳父把7片老瓦摆在讲台上，让孩子们画“家”。下课铃一响，一个男孩蹿出去，鞋底一拧——“咔嚓”！课堂霎时静了。岳父的肩膀猛地一颤，像被抽了一鞭。他快步上前，不是冲向孩子，而是蹲下身，徒手去拢那些碎片。他的手指在碎瓦边缘摩挲了很久，指节泛白。他舔一点

备用的糯米浆，沿裂缝抹匀。10分钟后，瓦片复位，疤痕处多了一条乳白的“骨痂”。岳父粘瓦时，发现一块缺角找不到，说：“缺的那棱被时间吃了，找不回。也好，留个空，让光和风都记得进来。”他把瓦轻轻放回讲台，那个小小的缺口仍朝天张着。

他抬起头，对吓呆的男孩挤出一个宽慰的笑，声音却哑了：“不怕，瓦结实着呢，破了也能补。”男孩问：“还能补吗？”岳父摇头：“缺的那棱被时间吃了，找不回。”

后来他对我说：“瓦碎了，声儿是闷的，因为它心里是实的，吃得住劲。不像有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碎了，响得能掀翻房顶。”

他抚着瓦片上的“骨痂”，对围上来的孩子们说：“这片瓦，从一块土到能遮风挡雨，要经过选土、制坯、晾晒、烧制……七十二道工序哩。”他还展示那些陪伴了他一生的工具。他从选土、制坯、晾晒讲到烧制，将每一道工序的心血娓娓道来。孩子们围着他，眼中闪烁着好奇与敬佩的光芒。望着此情此景，我喉头一哽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他佝偻的背影所撑起的，远不止是几片屋瓦，而是一片即将被风雨冲蚀的、关于“家”的天空。

课后，一个孩子悄悄跑过来，把那一角碎瓦塞进我手心：“叔叔，我留的，怕爷爷找不着。”

## 3

在他的影响下，屋顶在我眼中有了全新的意义。那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所在，更是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的载体。如今，他依然在为传承这份匠心而努力。每一次弯腰抬手，都是与历史的对话，与传统的相拥。

暑假回乡，正赶上他要补瓦。我抬一捆新瓦上坡，他忽然停下，抓一把南风按在我鼻尖：“闻见没？雨前磺味一灌瓦沟，瓦片就坐‘船’下滑，石灰一潮便锁不

住。”我喘着气笑问：“坐船？去哪？”他没有看我，只望着山脚下省道上穿梭的车灯，喃喃道：“去不返的沟。”一辆柴油卡车的黑尾烟蹿上来，把那股潮湿的土磺味，硬生生撕成了两半。

回城那天，他递给我一捆草绳扎紧的瓦。“七片。”他说，“压顶的数，镇宅。”

我接过，手感却沉得异样。低头细看，绳结里分明卧着8片——那两片课堂上的碎瓦，已被糯米浆和细麻丝裱成一体，疤痕嶙峋，却重新长成了一片。他见我的目光停在上面，便伸手按住那片合二为一的瓦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：“这片，算一片。”

我喉头一哽，没出声。他“嗯”了一下，俯身用牙咬死草绳，凸起的一道棱，像脊骨，倔强地顶在暮色里。

车子发动，城市方向的尾气涌进来，想一口吞掉瓦土的腥磺。后视镜里，他站着，身影被夜色一点点舔净，只剩两鬓的斑白，像两片不肯妥协的瓦，在黑暗里反着冷冽的微光。

如今，那7片瓦垫在我的电脑桌下，默默扛着蓝光闪烁的现代方盒。

深夜，我常梦见屋顶的瓦片次第滑落，天光轰然泻下。我蹲在屋脊，手里攥着那两块带疤的碎瓦，不知该把它们放回哪里。

蓝光熄灭，我伸手去摸桌脚——第七片瓦的缺口仍在。两片碎瓦已拼回去，却留一道光缝，像未关紧的窗。风从缝里灌进来，带着潮湿的土磺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听见黑暗里有人“嗯”了一声，仿佛很多年前，他站在暮色中咬紧草绳的脊骨，此刻正抵住我的背。

风从缺口灌进来，带着山那边，永不停歇的土磺味。

# 树树秋色山山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昭伦

一大早，当我们踩着晨露进万盛黑山时，雾还没完全散去。山风裹着水汽扑打在脸上，带着一股清冽的凉。刚绕过一道山梁，就看见满坡的枫香树。它不是城里那种被修剪得整齐划一的模样，枝丫肆意地伸展着，叶子一半红得像燃着的火，一半还沾着夏末的绿，边缘却已泛了黄，像被岁月啃过的痕迹。

越往里走，脚下的落叶厚得惊人，一脚踩下去没过脚踝，软得像踩在羊毛毯上

一样。这些落叶，大多是槭树的叶子，掌状的叶片卷着边，枯褐色的脉络凸起来。几棵油松立在路边，墨绿色的针叶间坠着松塔，比夏天沉了不少，像挂着一串深褐色的小灯笼。风一吹，松塔撞在枝丫上，“笃笃笃”的声音在山里荡开。

不远处的几株板栗树，更显老态，粗裂的树皮像烤过的腊肉皮，缝隙里爬满了青褐色的苔藓，摸上去湿滑滑的。低处的枝丫，被往年的野藤缠得歪歪扭扭，像被岁月拧过的绳，叶子落得只剩下零星的几片，在风里晃荡着。

就在我转过山坳的瞬间，眼睛突然被晃了一下，发现一片白果林藏在山涧边，十来棵老树挤在一起，像凑着说悄悄话的老人。最粗的那棵要两人才能合抱，树皮皴裂得能塞进手指头，沟壑里堆积着腐叶和尘土，却偏偏生在这样的老态里，捧出满树的金黄。

此刻，阳光刚好从雾的缝隙里漏下来，把每片叶子都照得透亮，筋脉清清楚楚，像被谁用金粉描过一样。微风一吹，金箔似的叶子簌簌地往下落，有的飘进山涧，跟着溪水慢慢漂，像载着秋的信笺；有的落在

石头上，叠出薄薄的一层，踩上去“咔嚓咔嚓”地响，脆得人心尖发颤。我蹲下来捡了一片，叶脉清晰得像画家精心勾勒的线条，指尖轻轻一碰，竟碎了一小块，粉末沾在指腹，带着干燥的暖。

原来，这热烈到晃眼的黄，竟是生命走到末梢时，拼尽全力的灿烂啊！

山涧的水比夏天瘦了很多，先前涨水时冲垮的一块大石头还横在溪沟里，像卧在那里的一头老黄牛。水流绕着石头转，慢得能数清水里的碎石子，偶尔有几片白果叶漂过来，倒成了最灵动的小船。溪边的灌木多半落了叶，光秃秃的枝条上挂着去年的野果壳，灰扑扑的，像老人干瘪的手指。只有几株枸杞还倔强地绿着，硬邦邦的叶子边缘带着小刺儿，红透的小果子嵌在绿叶间，像是谁偷偷在萧瑟的画布里，缀了几颗胭脂扣，艳得恰到好处。

再往上走，雾渐渐散了，山的轮廓一点点清晰起来。远处的峰峦叠着峰峦，近处的树连着远处的树，颜色一层层地铺开，像是谁打翻了调色盘。眼前的枫树是浓得化不开的红，半坡的栎树是沉甸甸的赭黄，而远山的松柏则是泼墨似的绿。最远处的那座山，山尖竟蒙着一层淡淡的灰蓝，像是被岁月晕开的墨痕。

这斑斓里藏着的，是山的老态，但绝不是衰败。就像七八十岁的老人，脸上的皱纹虽然深了，话也少了，却把日子的重要沉在骨子里，一举一动都透着安稳。

山腰藏着一间废弃的屋子，应该是好多年没人住了。屋顶的茅草塌了一半，露出黑黢黢的椽子，木窗框朽得发脆，一碰好像就要掉渣，门框上还挂着半块褪色的红布，边角卷着毛边。屋前有一棵桂花树，老得树干都空了半边，树皮裂得像老人的手掌，枝丫斜斜地伸向屋子，像还在守护着什么。

我和朋友靠着桂花树下，听山风穿过林叶的“哗哗”声，听溪水漫过石头的“叮咚”声，忽然就懂了，“山山老”不是说山老了就丑了，是山把春天的抽芽、夏天的浓荫，都熬成了秋天的沉静。

往回走时，路过一片榛子林。落叶堆里藏着熟透的榛子，外壳裂着缝，露出褐色的果仁，像在咧着嘴笑。我捡了几颗，壳硬得咯手，费了半天劲才剥开，果仁带着一股清甜，比夏天的果子多了些沉实的香。

我伸手摸了摸身旁的树干，粗粝的树皮蹭得手心发疼，却透着一股踏实的暖。原来，树的老、山的老，从来都不是结束，它们只是把岁月的风雨收进年轮里，把根扎得更深些，等着来年的春天，再抽出新的枝芽。